

中編上

古今左異集成

中華書局印行

古今性異集成

民國八年三月印刷
民國八年三月發行

(古今怪異集成)全四冊

定價銀二元四角



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古今怪異集成 中編

目錄

人異類
人事異類
稟賦類
形質類
音吐類
容貌類
疾病類
妊娠類
血肉類
居宅類
飲食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中編 目錄

器用類
喪祭類
音樂類
異教類
異人類
方外類
方伎類
變化
攝制
扶鸞類
醫藥類
星相類
推命
占卜類

燒煉
禁劾

祈禳
巫蠱

看相

卜筮 拆字

堪輿類

雜術類

技勇類

盜賊類

乞丐類

棍騙類

戲劇類

夢幻類

讖兆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中編上

人異類

獨異志。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鶴。君子爲鶴。小人爲猿。

搜神記。江漢之域。有羆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能化爲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忽被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見召不當有文書耶。卽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卽出之。尋視。乃化爲虎。上山走。或云。羆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羆。

搜神記。終南山有人。身無衣服。徧體生黑毛。飛騰不可及。爲獵人所得。言秦宮人。避亂入山。有老翁教食松實。初甚苦澀。後稍便之。遂不饑。獵人以穀食之。初聞甚臭。吐逆數日。乃安。身毛脫落。漸老而死。

搜神記。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鷄生子。輒失去。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窺伺。

之發聲如前聞。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闇以杖撻之。良久。室隅間有所中。便聞呻吟之聲。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類於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人咸以爲此翁。

異苑。晉咸寧中。鄱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射獵爲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蹶然而倒。化成白鹿。子悲號。鹿跳躍遠去。遂失所在。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復習其事。後忽射一白鹿。乃於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及鄉居年月在焉。覩之悔懊。乃燒弓矢。永斷射獵。

異苑。晉太康中。滎陽鄭襲。爲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狂癲。失其所在。經月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漓。問其故。云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虓躍。神怒。還使剝皮。皮已著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異苑。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遠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設食。使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林麓。卽變成三足大虎。所豎一足。卽成其尾也。

異苑。元嘉三年。邵陵高平黃秀。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故。答云。天謫我如此。汝但自去。兒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之。其形盡爲熊矣。

異苑。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亦何足卹。須臾火發。資蓄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劉鵩。脫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獨異志。蜀王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虵。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勢爲桓溫所殺。

南史。后妃傳。武德邨皇后。酷妒忌。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轡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續侍兒小名錄。唐韋諷。家於汝潁間。遣小童理草。鋤地。忽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諷

異之。卽掘深尺餘。乃一婦人。肌膚容色儼然如生。再拜言曰。某是郎君之祖女奴。名曰麗質。狼子嫉妒。生埋此園中。

雞肋。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爲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祭奠。凡四十四輅。

茅亭客話。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不記名。嘗說某祖父以醫卜爲業。其四遠村邑請召。曾無少暇。畫一孫真人。從一赤虎懸於縣市卜肆中。已數歲。因及耄年。每日顚坐。瞠目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茲不見畫虎。則不樂。孫兒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協其意。則怒而詬罵。以至杖撻之。若見畫虎。則都忘前事。人有召其醫療。至彼家。見有畫虎。卽爲之精思。親戚往還。亦只以畫虎圖幃爲餉遺之物。如是不數年間。村舍廳廚寢室。懸掛畫虎皆遍。有兄見其耽好。怪而責之曰。汝好此物何爲乎。答云。常患心緒煩亂。見之則稍間焉。因是說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也。因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旣見後。頓忘寢食。旬餘方誘得歸。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卽啖生肉。凡一食。或豬頭。或豬膊。食之如梨棗焉。如是孫兒輩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孫兒相尋見。則以杖擊迴。至孟蜀先王建僞號之明年。或一日夜分。開莊門出去。查無蹤跡。有行

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城門爲之不開。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歸。絕無耗音。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者。獲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洛中紀異錄。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麤布衣。裹青巾。草履。而入於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羣吏見之。咸大驚。叱之。何人也。答云。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答曰。在宗州。尋白於諸相。相曰。此狂人爾。不須奏。恐累諸門守衛者。事非細爾。乃寢。因卒逐之出外。今上移鎮商丘。少主禪位。上開國爲大宋。宗州官家。是天命已兆之也。

龍川別志。參知政事錢若水。少時讀書嵩山佛寺。有一童子日來撓之。禁之不可。其師曰。此田家子。此寺其家所建也。昨爲衙校家破。死亡略盡。將死。以此子見屬。吾憐其幼。不忍禁也。若水曰。然則試以經授之。不數日。誦寺中所有經殆遍。遂去。不知所在。若水旣貴。護宗室葬事。輦者若干人。將宿。常失其一。行則復在。怪而閱之。則昔之童子在焉。若水曰。子乃在是耶。子實何人也。對曰。世之如我者多矣。顧公不識耳。姑置我。我將食而復見。置之。則走入衆中。不復識。

東軒筆錄。林洙。少服苴勝。晚年發熱。多煩躁。知壽州日。夏夜。露臥於堂下。爲鼓角匠以鐵連鑼擊殺之。洎擒鼓角匠。問所以殺守之情。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及大醉。若有人引導。

見故榜上鐵連鐐。遂攜之以行。自譙樓至使宅堂前。蓋甚遠。而諸門扃鑰如故。莫知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殺。起獄窮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時富鄭公爲相。以洙無正室。頗疑奸吏共謀殺者。曾魯公爲參政。獨曰。若是謀殺。必持鋒刃。鄭公之疑遂解。

宣政雜錄。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頰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金人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鬚。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

鐵圍山叢談。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上元節。古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又於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重密。下無由知。是日上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縑布衣者。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某邪。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邪。時上下聞此。皆失指震恐。捕於觀下。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吾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諸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

曰宋冲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齏血肉狼藉。上大不怡。爲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爲何人。付獄盡之。

清尊錄。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惴惴得疾。廣故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旣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摔所藉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蹴踢者。家人亟呼匠。欲啟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啟。其子不忍。啟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冠如蟬蛻然。家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粗暴忿怒。取秣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虎苑。葉薦妻讒妒。葉七十始蓄一妾。妻卽求離異。築室山後居焉。家人日夕省候。葉謂不復妒。令妾訊之。日落不返。親詣其處。門戶深扃。破關而入。其妻已化爲虎。食妾盡矣。癸辛雜識。馬八二國進貢二人。皆女子。黑如崑崙。其陰中如火。或有元氣不足者。與之一接。則有大益於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勞藥餌。或有心腹之疾。則以藥少許塗兩掌。

心則昏如醉。凡一晝夜始醒。皆異聞也。或謂此數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殂。

癸辛雜識。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懽。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汙筆墨。不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叉半擇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劇妒變半。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病。惠帝時。京洛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嬖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歷通政經云。男女二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脈應。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二酉委譚。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行人道者。已漸頷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交搆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其一吳江嬾人。病狂。走入郡城。遍覓死尸食之。埒取腸胃。臭味不可近。渠自

云。絕美好肴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童羣逐之。官爲錄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載記所未有。

西樵野紀。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爲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獐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濱。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令。今貯藏中。

永昌府志。隆慶末年。隴川有白彘。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有生魚六七頭。持歸烹食。夫婦皆化爲虎。殘害人畜。不可計。百方阱捕。竟不能得。

湖海紀聞。荊州李生者。事母至孝。而妻金氏性特頑梗。母年老失明。侍奉有缺。母嘗責之。金氏以爲恨。一日生出外。方具饌進母。適小兒在灶下遺糞。乃以麪蘸糞燒餅以進。母聞臭不食。留以待兒視之。俄而生歸。母語之故。生怒捶之。金氏奔匿帝君廟中。生尋求不得。居二日。有報生者。卽入廟。見一狗伏神案下。睜目欲噬人。輒人言曰。我不合以不潔之物奉姑。今化爲狗矣。數日而死。夫不忠不孝之人。神必誅之。視金氏事。其報甚速。可不畏哉。

此宣德間事也。

順治初。奉賢南橋鎮有鰥夫。年五十餘。本徽人也。以結氈爲業。蓄一徒曰王三。一日裸而浴於河。忽爲同伴窺見其陰。乃數月不出。或偵之。則產一男矣。南橋巡檢聞之。官解至松江。曹千里嘗親見之。

五雲者。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所蓄歌僮。曰素雲。寶雲。輕雲。綠雲。鮮雲也。年俱十二三。垂髻纖足。善歌舞。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惟輕雲。綠雲。鮮雲遣去。自攜素雲。寶雲至湖北。贈畢秋帆制府。畢審視之。則男子也。大笑。乃謂兩雲曰。吾爲汝開放之。乃薙其頭。放其足。使爲僕。

道咸間。粵寇洪秀全肆擾。所至掠人。嘗取幼童十二三歲以上者六千餘人。悉數閹割。剗去腎囊。得活者僅七百餘人。被閹幼童之蠢陋者。俱令服役。名爲打扇。端麗者裹足。有一童不允。卽斬足以徇。既裹足。皆令作女裝。楊秀清先選之。蓄爲男妾。合格者給黃羅手帕。不合格者給素羅手帕。

蜀人滇謙六。富而無子。屢得屢亡。有星家教以壓勝之法。云足下兩世命中所照臨者。多是雌宿。雖獲雄。無益也。惟獲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補救。已而生子曰綿谷。謙六教以穿耳。

梳頭裹足。呼爲小七娘。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及長大遂入泮。生二孫。偶以郎名。孫卽死。於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韶秀無鬚。頗以女自居。有繡針詞行世。楊刺史潮觀與之交好。爲序其顛末。

山東煙臺深山之樵者。恆見毛人。形似小兒。蒼色紅目。長不盈尺。男女老幼。一一皆備。薄暮時。輒三五成羣而出。跳躍舞蹈。互相撲跌以爲戲。音嗚嗚如蚓笛。不可辨。身輕如蟬翼。近之。卽越澗度嶺而去。不知其棲止何處也。

臺灣土人。不知所自。昉。俗謂之番人。聞自海外遷來。及宋末零丁洋師敗。遁歸。其種類甚多。南自加六堂至崇爻七十二社。北自崇爻至雞籠番社。尤不可勝數。自康熙癸亥開臺以來。漸次歸順。臺灣被割。等於日本之蝦夷矣。臺灣內山有社。曰嘯嘯。其人翦髮。突睛。大耳。狀甚惡。足指楂杙如雞爪。升樹如猿獼。善射好殺。俗稱之曰雞距番。食息皆在樹間。非種植。不至平地。深夜輒獨出。至海濱取水。遇土番。往往竊其首去。土番亦追殺不遺餘力。蓋其足趾楂杙。不利平地。多爲土番追及。旣登樹。則穿林度棘。不可復制矣。其巢與雞籠山相近。無路可通。土人扳藤上下。與之交易。一月一次。雖生番亦懾焉。惟懼礮火。聞聲卽跳遁。

滇中猓獾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居。昇之深谷大箐中。留四五年糧。此猓不省人事。但知炊臥而已。遍體生綠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長於身。朱髮金睛。鈎牙銛爪。其攀陟巖壑。往來如飛。攫虎豹獐鹿爲食。象亦畏之。漢族見之。呼之曰綠觚。

人事異類

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國語。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